

蟹渣

□如东 桑云梅

在路上，我在赴往远方的路上。足下纺布袋里六瓶蟹渣，小玻璃瓶装，宝贝似携着。这晶莹剔透六个小瓶在脚边，就像故乡一直陪在身旁的似的，有妈妈爱抚的手温，似外婆温暖的目光。

蟹渣，如东方言称为hei zha，hei发三声，在如东人口中，海和蟹都是发三声的hei，于口头上神奇且自然地将二者合一，好似原初海便是蟹，蟹便是海。制作蟹渣以梭子蟹为佳，钉儿蟹、六角蟹、牛蛇蟹固然不错，但口感全不如梭子蟹来得那么醇正。特别是农历七月半至八月半的梭子蟹最是壮实，有的甚至双壳，外面硬壳，里面软壳。

外婆和母亲的忙碌身影贯穿蟹渣制作的整个过程，以双眼素描全程，扑面人间烟火气息。新鲜梭子蟹剥去尖壳，除掉食囊、鳃、脐、胃，外婆的动作总比母亲显得利落快爽。洗净后需几个小时沥干，外婆总要双手一束，边静静看着沥水，边念叨蟹蟹淡叨念：“要沥好啊。”“咚咚咚一喳喳”，是母亲拿擀面杖捣蟹了，肥嫩的蟹肉变成黏黏稠稠的肉糜，和着细碎蟹

壳，还有壳内肉汁蟹黄。最爱咸滋滋的蟹钳子，母亲晓得我癖好，将每只蟹两把大钳剪下，只捣一两下不捣碎，保持完整的由我享用。母亲撒上盐，置上姜丝，浇上白酒，搅拌均匀，分装一个个小玻璃瓶，一瓶瓶排着队存入冰箱，进入发酵的神奇旅程。待几天，打开瓶盖，香味四溢，那可是一种鲜香，从大海深处漫溢而出的鲜香，引诱着味蕾，直往人心里头钻。撇一点儿出来，拌上香醋、胡椒、麻油，鲜香味可是有别其他美味佳肴，难怪被如东人称为“神仙蟹渣”。儿时的我上学前常趁母亲一个不注意，偷偷藏上三两只大钳子带在路上吃。蟹钳子先在嘴里细细吮，等吮没了咸味才咬开细细吃里面的肉。贪吃的结果是，在学校喝上许多的水，小肚皮灌得晃晃响。

蟹渣既能生吃又能熟吃。若是生吃，舀上一小碟子，掺上姜蒜末儿，拌上葱段，拿煎饼卷上蟹渣，便能连吃下两三张，却还吃不够似的。若是熟吃，搬几方水豆腐，挑几棵小青菜，不必撒盐，无需味精，只浇上几小勺蟹渣汁，倒也奇

了，家常豆腐成豆腐脑状。盛上桌，一大碗里，白的粉嫩，绿的青纯，那白的，用舌头挤化了就咽下肚，那绿的，平添几分鲜香。

蟹渣是上不了大场面的，它在小餐桌上缠留着，在如东百姓人温煦的日子里走着，如凡间烟尘般朴素地存在着。流传当地的几句民谣亦见蟹渣的神妙之处呢。“白米饭，鲜蟹渣，天天吃不厌，顿顿不离它。”“哪怕海参菜一桌，不如蟹渣涮一涮。”“孙家窑的蟹渣——头牌货。”就连走亲访友亦不妨捎上一坛，当作礼品馈赠亲友，“我家住在黄海边，一年四季有海鲜。连同情意寄亲友，两地相思一线牵。”

足下六瓶蟹渣是母亲托人取海上新鲜捕捞的活蟹腌制，外婆与母亲如往常忙活一下午，举手投足又较往常含些不一样的情愫。她们将家乡鲜活的一片海纳入瓶罐中，将浓浓的爱意深情融入蟹渣里。

而我，正在路上，眼前是快乐又疼痛的远方，“伢儿乖，吃鱼腮，伢儿痛，吃鱼冻。”家乡这首流传久远的摇篮曲似乎仍在耳畔传唱。

阳光的味道

□盐城 陈卫中

老家的屋后，长着两棵柿子树。平日里，父母很少去照管它，或者根本就无视它们的存在。但它们仍踩着季节的节奏，欢快地生长。

国庆长假，回去看望父母，也看到了两树的“柿”果累累。每个枝头都挂着柿子，三五个、六七个，一串一串的。“小灯笼”一样的柿子，圆圆的、扁扁的，惹人喜爱。碧绿的叶子，橙黄的柿子，极具丰收和喜悦的画面感。

母亲摘了一袋子柿子让我带回家，并告诉我现在不能吃，要放在阳光下晒到完全软透才行。按照母亲的吩咐，在阳台放上一张小桌子，桌面铺上一层干净的纸，把柿子横竖对齐地摆放在纸上。认真地吧窗子玻璃擦了干净，好让阳光更加充分地晒照在柿子上。

柿子静静地躺在桌子上，默默地接受着阳光的爱抚。由黄转红、由

硬转软，一天一天地去涩转甜。我的味蕾也在这一天一天中被激发，期盼着柿子带来的那种舒服和满足。终于，一周后，柿子变成了通红、变成了透软。一家人围坐桌前，开始了一场期盼中的柿子“盛宴”。

阳光就是这么神奇，一周的照晒竟然使柿子实现了脱胎换骨。母亲知道柿子要晒才能透软可食，但她绝不会追问阳光为什么会使坚硬苦涩的柿子变得如此的糯甜水润。

母亲知道要在阳光下晒晒的，不仅有柿子，还有稻谷、还有酱油、还有儿子的棉被等。

稻谷长在田里，并不会散发出味道。母亲说，收割和脱粒后的稻谷，摊在场上晒，晒上几个太阳，此时的稻谷才会有那种特有的清香。存放时间长了，稻谷仍要晒上几个太阳，碾出的米才和新碾的一样。

酱油也是要晒的。发酵后的酱料，要放在大缸内，置于太阳下照晒。晒的时间越长，酿出的酱油品质越好。“足足晒上一百八十天”，不知道是有点虚夸，还是真的越久越鲜。

记忆中，晒被子是母亲经常的家务。院子里有专门的晾晒架子，好天的时候，太阳出来以后，母亲就开始抱被子出来晒。爷爷奶奶的，几个孩子的，还有自己的，架子上挂得满满的。下午的时候，母亲又把被子一床床铺开。钻进被窝，蓬蓬的、暖暖的，有阳光的味道，也有母亲的味道。

晒过了阳光，柿子甜了，稻谷香了，酱油鲜了，被子暖了。母亲知道要晒太阳，是她的母亲告诉她的，但母亲大概率不会知道，阳光为什么有这样神奇的魔力，创造出如此丰富的味道。

落叶灿云天

□苏州 刘中驰

满地落叶黄，树叶的筋脉分明，秋风穿过，摇曳成了秋天的一面面彩色的旗帜，或黄、或红，捡起一枚，对着阳光，纯净透明，折射出光的斑斓。

陪孩子去捡落叶，在公园里、在小河边、在街道旁，我们四处寻找落叶，找到了梧桐叶、枫叶、银杏叶，孩子的手提袋里装满了不同的叶片，她要完成学校布置的手工作品。在一棵梧桐树下，凝视着秋色，只觉天高气清，自己也幻化为一棵秋天的大树，梧桐萧萧，风来，夹裹着叶片纷纷飘落而下，带着阳光的明媚，旋转如芭蕾舞者，起跳，裙角飞扬般扑向大地的怀抱，有如挚爱。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落叶的心跳，听到了落叶翩翩的声音，宛若朦胧的歌声、缥缈的古琴之声，似有若无般，吟唱着秋的韵律，是火热生命的低诉。

孩子把落叶悉数带回了家，一头扑在书房里，把落叶擦拭一遍，

准备好胶水和剪刀，她要准备以落叶的形象，粘贴心中所爱。一阵忙活后，她用落叶画出了人物、大树、阳光、动物，组成了一幅山林图，葳蕤丰茂，山高日远。她用自己的巧手，赋予了落叶新的生命，美不胜收。

秋日游黄山，层林尽染，秋高气爽之气萦绕周身，在这里，空气澈明，高爽怡人。那满树黄叶用最后的力气把空气吸附洁净，清冽沁心，秋光普照，满山满林的树叶落满了质感的光芒，澄澈静宁。无边落木萧萧下，绘声有色的秋之景多了声音的质感，滚滚雄浑之声，灌满耳畔。走在山林腹地，这里是落叶的天下，气势磅礴，叶落劈面，萧萧而下，高唱生命之歌。脚下的落叶，融入土地，护佑树木，迎接新生，一幕幕壮观豪迈，一往无前。

在苏州天平山，这里是枫叶的天下，一片黄色的海洋，如织如盖。走进范仲淹旧居，一枚黄叶在

空中起舞，轻盈翻飞，“簌”地落入白墙灰瓦的院落间，或许落地的瞬间没有声音，只是我感受了跳跃的欢欣，喜悦庄严，本应掷地有声。像极了范仲淹，在山中，范仲淹凝成一片叶，与自然融合，忧心虑民，他的思想影响无数廉政之人，生是斑斓一生，落下亦是佑守后人之后思。旧居内，有种“莫将摇落伤萧瑟，请看枫林灿夕阳”的清宁，纷扬的落叶，扫去悲愁之情，它们带来了欢唱，碧云天，古道旁，陪君醉笑，不诉离殇，这是落叶的风姿，亦是洒脱的怡然。

秋色里，看叶落，秋叶、秋光是一对恋人，演出着秋色烟云翠；听萧萧之声，阶前梧叶，吟诵秋日光阴的香消淡逝。“朝看一叶飞，暮落浑无数。叶落毕归根，明年发阳春。”片片落叶，缤纷红晕，掩盖寂寥与狭隘，留待一片冰心向人间，留下一份澄澈向蓝天，誓言般寄托着眷恋与期望。

桂如微尘暗流香

□苏州 钱美利

小区绿化里零星地点缀着几株桂树，深藏在绿植中，鲜为人知。秋天到了，花香四溢，人们这才惊喜地发现：“呀，原来这些都是桂树啊！”

远远望去，那桂树犹如一个巨型的蘑菇，风来，就晃晃脑袋打个招呼，颇具萌态。近前细看，它那椭圆形的叶子表面碧绿如油，非常光滑，以至于让人不免生疑是否有人偷偷给它们擦上了橄榄油。比起叶面，叶背就显得羞涩多了，它不似叶面那般明朗，只在绿中多调了一抹白，宛若古代那娇矜蒙面的少女，添了份朦胧的韵味。叶子的边缘围着一圈长长短短的小刺，像一把把锋利的锯齿，身体力行地诠释着“生人免近”的内涵。

“暗淡轻黄体性柔”，关于桂花，李清照如是说。它们身着鹅黄色薄纱，开着四片软绵绵的花瓣，中间再插上几根细丝一样的花蕊，体态轻盈，娇娇滴滴，宛若天宫里袅娜的仙子。桂花喜闹，不喜欢一个人孤零零地待着，而是喜欢成群结队地簇拥着，于是一个个“幼儿园”就诞生了。置身园中，它们彼此依傍着，在风中笑着闹着，只一眼就看出孤寂是不属于它们的，它们是属于幸福的。

比起春天那些美艳绝伦的花儿来，桂花真算得上是长相朴素了，但是说起花香，不得不承认桂花“自是花中第一流”了。桂花虽小，但是香味可大得很嘞，不然哪里能单单只被赋予那“十里飘香”的修饰词呢？

桂花的香清新淡雅，近闻之则浓香四溢，直沁心脾，就像是掺了

一只蛴蛴

□如东 南雁

国庆过后，到办公室一看，桌上有两盆花草折断了好多茎叶，有的躺在桌上，有的掉在了地上，其中一盆金边吊兰的头都没了。正纳闷是怎么回事，忽然我瞅到那盆金边吊兰的叶片上趴着一只很大的绿色虫子。哦，我想起来了，在放假之前，它就匍匐在这上面的。当时我没有赶它走，我以为它是喜欢花草的。

现在，我猜到，应该是它咬断了我的花草。虽然我有点生气，但我还是不想惩罚它，只是用簿本轻轻地把它挑到窗台上。

过了两天，我打扫办公桌边的卫生，在桌子脚边靠墙处，又看到了它，它正瑟瑟地伏在地上。我小心翼翼地用纸巾把它捉到桌上。仔细观察，发现它后面的一对大长腿只剩下一条了，还有一条折断了，下面的一段也没了。

我想知道它的名字。请教同事，他也不认识，说可能是蝗虫。午饭过后，我又询问另一位同事，他喜欢读书，算是见多识广。他也不确定，说也许是蛴蛴。我马上百度了一下，果然是蛴蛴。

蛴蛴又名螽斯，身体呈扁或圆柱状，触角一般长于身体，翅发达或不发达或消失。它的三对足的下

奶一样富有营养，让人欲罢不能。有时在窗边读书，偶然嗅到一丝清芬之气，那香味好似丝绸一般飘飘扬扬地散在空中，无意中或能嗅得一缕，有意细闻却又嗅不得了，隐隐约约，若即若离，仿佛远处缥缈的歌声，又像是天边明灭的星星。

细思极惊，原来桂树真是一种鲜有的极好极妙的树。任凭四季轮换，它都雷打不动的一身碧玉，盛情地为这个世界奉献着自己的绿，又恪尽职守地承担着空气净化器的职责。入秋花开，这花香又如婉约的江南女子，温柔地拥抱这世界，于是空中总是氤氲着它的甜。除了花香，花的本身也是极尽所能地为人服务着，桂花香囊暖了床，桂花糕甜了胃，桂花酒更是柔蜜了人们之间的深情厚谊……

有人称梅兰竹菊是花中的四君子，而我不以为然，在我心中，这“君子”之称当仁不让应为桂。比起梅兰菊，桂胜在四季常青；比起竹，它优于花美功效多。相形见绌，我们不难看出桂树的综合实力更胜一筹。但是桂树本身却是淡泊如水的，就算没摘得那“君子”的美称，它依旧安之若素地伫立于世界一隅，不沾沾自喜于成就，不汲汲营营于功利，只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所有。

默默无闻，又舍己为人，心怀善念，又身体力行。在我眼里，这桂已不再纯粹是花和树，而是那弥漫在广阔无垠的时空里的“微尘”了。于是，绵薄之力汇聚成花团锦簇来装点世界；于是，平凡成就了伟大，“微德”质变成了大德行；于是，“微尘”的小善小爱一如桂香浸润了空气，终究完成了大爱无疆。

缘有黑色短刺并呈锯齿状。后足特别发达，善跳跃。当遇到险情时，能利用后足快速弹跳躲避敌人，用以自保。全身鲜绿或黄绿。

它赖在这儿没走，我一直以为它是覬覦我的花草。看来，我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至少我错怪了它。它是受伤了，跑不了。如果它腿脚俱全，估计早就走了。

它的眼神暗淡无光，或许是由于受伤，或许是因为饥饿，或许是天气趋于凉爽的缘故。我只有叹息和深表同情。

如果我的花草足以养活它，我又有什么不舍得？我从那盆吊兰上又掐了一枚叶片放到它嘴边，它不敢活动，更不敢撕咬，但眼睛似乎比先前有神多了，应该是在瞅我。是疑惑还是感激？显然很欢喜，也乐意。

我不知道能不能养活它。秋天早来了，天气渐渐从热变温变凉，马上就要转入寒冷了。它或许也熬不了几天，就要与我道再见。不过，也不必伤感，邂逅一回，相逢一场，相识一次，已够美丽了，足矣。人生也不过如此，路上的点点滴滴都是好看的风景，正如这不速之客。

但愿我们的这段情缘能够稍稍长久一点。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882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